

如此皇軍



漢口羣力書店出版

如 此 皇 軍

版 所

權 有

實 價 每 冊 二 角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編 者 方

漢

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

肇

出 版 兼 發 行 者

羣 力 書 店

總 經 售

黎 明 書 局

漢 廣 重

口：江漢路聯保里
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慶：樂家巷二十九號

經 售 處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局
新民圖書雜誌社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序

市人之下興亡

正有素海位素年

各盡其能才美不

是古自比方原也而指

此北耶盡其力為華美。

如此皇軍

目次

- (一) 皇軍的真相.....一
- (二) 三日皇軍.....一〇
- (三) 恆雄從軍去了.....三三
- (四) 一個俘虜的口供.....四二
- (五) 敵兵陣中日記.....五〇
- (六) 敵軍怕死的心理及其傷亡.....六三
- (七) 思鄉與迷信.....七〇

(八) 敵人的殘酷行爲·····	七四
(九) 對我軍的評價·····	七七
(十) 敵人後援的情形·····	八〇

皇軍的真相

美國 Esquire (十一月號)

常陸軍的異敵

皇軍的真相

美國 Esquire (十一月號)

常勝軍的假敵

日本的軍部代言人不斷地向全世界宣傳，他們的軍隊乃是所向無敵的常勝軍。並把他們的優點——忠君愛國，勇敢耐苦等，說得天花亂墜。但在實際上，日本的「皇軍」究竟是不是這樣有價值的？

據「一九二二——二六年日本」一書者 A. Morgan Young 記述，當一九

一八——二二年遠征西伯利亞之際，許多人——尤其是一部分高級軍官，都

竭力抱怨民衆缺乏愛國的熱情。兵車由日本各火車站開行時，聽不到一聲歡呼的聲音，找不到一點贊助武裝干涉的熱誠。」槍米的風潮瀰漫全國。工廠中時常發生騷動。要求改革的呼聲，（改革軍隊亦爲要求之一，）空前激烈地喊了

出來。

日本的兵士被嚴厲無比的規律統制着。甚至于頭髮應剪得多少短，營房裏的桌子應放得離窗戶多少遠，坐着讀書寫字時的姿勢應該如何——都有明白的規定。這種嚴格過度的管理法，結果使日本的兵士對於照例的刻板的問題很善于解決，但在戰場上遇到需要敏捷而獨創的思想的緊急事變時，却茫然若失了。

在遠征西伯利亞多年，一無所獲而歸以後，日本的當局已把兵士們應守的規律修改了一下，把有些瑣細的教訓取銷或放寬了。但軍隊中的不安繼續存在着。當局把這歸罪于共產黨。自一九二七年起直到今日，日本的最高軍事當局老是竭力申說，應把反共產主義的訓話作為軍事訓練的一部分。在一九二八年參謀本部與海軍部的士官學校都添設了社會科學特別班，以養成在軍隊中作反

馬克斯主義宣傳的軍官。

其實呢，這種不安的原因乃在海陸軍中新加入的成分。當局雖設有種種預防辦法，但被徵入伍的兵士都是農民與工人，工匠與學生，這些人原來抱着非正統派的政治見解，現在就把不大可靠的對現政權的態度帶到了軍隊中來。隨着國民教育的普及，（日本應徵新兵中的文盲已自一九二七年百分之九減至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四・八，）這種不安的成分也增加了，因為識了字往往就會思想，而這種思想也許會變成日本的所謂「危險思想」啊。

不願服兵役的國民日益增多了。在日本的新聞記者 Frank H. Hedges，曾在最近十年間問過許多將近二十歲的日本青年所得到的答案自稱願服兵役的，百不得一二，而這種少數人願服兵役的動機，大抵是想到外國去見見世面的。

在一九三〇年以後，逃兵的數目多到了可驚的地步。據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的警衛日報載稱：「因逃亡之事屢見不鮮，流成憲兵支部已決定利用警察來搜尋逃兵，東京曾用此法，奏效頗宏。」帶着全副武裝到滿洲去殖邊的預備兵，逃亡的數目比戰死的更多。有一隊四百五十人的預備兵，被送到松花江下游某處去殖邊，他們到了那裏，得知將以打仗爲家常便飯，就不很高興。他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間到達目的地，但不久以後，本地的報紙報告道，他們已有半數逃回了日本，因爲「耐不住嚴寒的天氣與艱苦的生活。」

在國內，預備兵的逃亡仍層見疊出，還有新兵的裝病，有的竟自己毀傷肢體，以避免兵役。有些城市中的青年在徵兵時，特地回到鄉間去檢驗體格，希冀在那些比較結實的農村青年相形之下，可以得到不及格的裁定。和尚與道士們時常出售避免兵役的符咒，有的竟因此而被處死刑。在一九三五年，當局認

爲各報對於兵士的逃亡，裝病，逮捕下獄等事件的報告太率直了，就由檢查官加以遏抑。

就是在上層中等階級中，軍人的地位也不如以前那樣崇高了。在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初了的時候，日本的富商都爭先恐後地願招海陸軍軍官爲婿；現在據那些婚姻介紹所報告，他們要爲軍官們求得新娘和奩資，却很困難了。原因並不專在俸給菲薄這一點上，因爲日本的軍官俸給一向是菲薄的，從前招他們爲女婿的人，目標並不在錢而在榮譽上。

日本軍人的地位，不但在精神方面生了問題，就是體格方面也有問題。日本的兵士即使願意入伍作戰，他究有多少實力呢？一九三四年三月間，發表了一種關於過去七年的徵兵報告的統計研究。這研究顯示着，隨着人口的增加，雖然報名受檢驗的人數增加了，但其中體格健全適于服兵役的青年却反而逐年

減少。軍醫們發見，在一九二七年受檢驗的五十九萬七千青年中，及格的爲百分之六十八；在一九三二年受檢驗的六十四萬七千青年中間，及格的却只有百分之五十九・八。一九二七年的人口雖較少，却提供了四十萬零五千名合格的戰士；一九三二年的人口雖較多，却僅僅貢獻了三十八萬六千名戰士。

驚人的一點是，比率這麼高的不合格的青年，並非全是工業地帶的，在農業區域的外省與從事捕魚的沿海地帶也如此。日本「內海」濱的江戶是農業和漁業區域，但患病，發育不足，和營養不良的青年，跟東京和大阪的工廠區域一樣多。在庫頁島南部的樺太。一九三二年報名受檢驗的青年，足足有百分之四十七・九是不及格的。這頗使人疑惑不解。如果那邊的礦業使人陷于不健全的狀態，可是在那邊同樣流行的漁業和伐木業，却理應造成良好的體格。唯一的解釋或許是，近年來日本的勞苦大衆太窮困了，兒童們多數營養不足，因而

不能長成健全的青年。

日本的軍事當局很關心這些國民體格衰落的現象，尤其是因為知道下次的戰爭大概將于比前幾次更嚴寒的氣候中舉行之。生理上的忍耐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三二年以後在滿洲熱河戰鬥時，日本的軍隊已遭遇了他們沒有習慣的酷寒。凍死和凍壞手足的人不計其數。據俄國古代的公文記載，在十八世紀初葉，俄國人在堪察加捕獲了一個日本人，想把他帶到西伯利亞內地去，但他受不了途中的艱苦，「他的腳哀哭了！」因而不能不放他回到比較暖和的地方去。這故事富有象徵的意味。今日日本的最高軍事當局，正在國內終年積雪的山中訓練特別的部隊，使其習慣于嚴寒的天氣。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參謀本部特地派了一位將校到芬蘭去，命他在那邊留學兩年，以學習芬蘭軍隊在冬季行軍的方法。

同時又在設法使日本的兵士習慣于寒帶地方的食物。日本人一向以此自傲：「皇軍」只要吃點魚和飯，每天可以走五十哩。——現在這傲語却要變成一種悲嘆了，因為亞洲的北部和西部並沒有米。在一九三五年，東京陸軍部給養局的一個高級官員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勸告一般平民也改變食品，而習慣于吃裸麥麵包，「因為未來的戰場上並不產米。」他又說：「日本人當練習得比現在更耐苦：給馬生吃的食物，煮熟後就可給人吃。皇軍當練習食用可以攜帶的，並不笨重的食物——差不多可以裝在衣袋裏的食物。」

這位軍需官又指點出來，這次戰爭將延長得很久，戰場將非常廣大。「皇軍」將遭遇他的真正的測驗。Owen Lattimore說得很不錯：「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並沒有決定最後的勝負。牠不過是第一個回合。」當時俄國的軍隊在正面前綫吃了一次敗仗，就成一直線撤退了。這次決戰時，將有一方的

軍隊包圍着對方的兩翼，作一你不死我不活的爭鬥。戰場將在滿洲北部，蒙古，以至西伯利亞。

日本的軍部知道這場爭鬥的規模和厲害的。他們也知道他們將用以作此爭鬥的人材實在有多少價值。所謂「所向無敵的常勝軍，」所謂「忠君愛國，勇敢耐苦」等美德——都是散佈出來供外國人享受並防一部分比較懦弱的本國人滑腳的。

這篇小說 是田中軍人寫的

附

三日 皇軍

這篇小說是由「日本無產作家聯盟」送給美國「新羣衆」週刊發表的，原作者爲田中健二。從這篇小說可以看到日本農村的苦難狀況，在鄉軍人的魚肉鄉民，農民的革命情緒，以及「皇軍」的虛弱情形。當茲我國抗敵戰爭正在展開之際，讀了這篇日本社會一般狀況的深刻寫照，是更可使我們充分認識到敵人的嚴重弱點的。

一

天，是僵凍的黯灰色。村莊周圍的山，都鋪蓋着白皚皚的雪色。當然啊，凍餒是快到來了，要把農民陷入絕命。他們正苦痛地等待着這個命運的來臨。是十二月初的一天，雖然田野幾乎已是光土一片，但農民還是絲毫不得安靜。他們感覺得比往常更忙。在他們內心的深處充滿着黑暗和愁慘。這原因，

並不僅僅由於是樹葉凋落了，山給白雪鋪蓋了，或是田野不能再栽種。

這一天，這個村莊的預備役，正在村裏小學的操場上舉行初次實習。這裏一共有三十一個人。

「注——意」！一個由在鄉軍人會本地支部派來的頭腦叫着，他直挺着胸膛，巍然地當着寒風。

然而，沒有一個人理會他。農民們的臉，是灰白而慘黯，長着鵝毛疹癬；四肢和手指凍得僵硬的。

「喂，你們！」頭腦叫罵着，「打起精神來！」

「但是我們已候過了一個鐘頭呀！」高橋憤憤地回答。

「在風裏候了一個鐘頭，真該死！我空着肚皮快要殭掉了。」
一會，頭腦好像要說什麼似的，他聳聳肩，看看手錶，接着把身體挺直。

車後橋可使

「好，現在是兩點過，我想今天早點結束。喂，老弟們注意我，你們不嗎？」他懇求地說。

農民們一排站着，雖然心裏是老不願意。他們穿着沒有穿慣的軍服或訓練的裝束，看起來每個人都是尷尬尷尬的。爲了在村農找尋這些服裝，他們很多人會費了不少的時間。有的帽子是太小了，有的上裝是太大了，有的下袴又是短得可笑。

開始是點名，一個個應着到。點到最後的三個人，高橋，中村，岡倉便受到了嚴厲的責罵。爲的是他們沒有穿制服。一個鐘頭前，他們三人正在田裏工作，停了工作騎腳踏車趕來，便不能有時間換衣服啦。

「大家聽着！」頭腦說，「要是那個不把今天的實習好生做，好，他進到兵營一定要受許多苦的。知道嗎？你們已算作是受過青年訓練的，營裏就認爲你